

写给每个人的哲学书：雅思贝尔斯的14堂哲学思维课

作者：卡尔·雅思贝尔斯

译者序

“尝试跳出自己的影子”

这本书既不是一本“大部头”，也不是一碗“心灵鸡汤”，而是写给每个人的“哲学思维课”。“大部头”意在宏伟哲学体系的全面展开，虽然适合学术著作，但其体量往往让读者望而却步；“心灵鸡汤”试图用温暖灵动的话语拨开心中的阴霾，却无法触及深层次思考。本书所谓的“哲学思维课”，不是一种逻辑思维的练习，引用雅思贝尔斯在德文原著中的话来说：“哲学思维课”就是“尝试跳出自己的影子”。“自己的影子”指的是固化了的思维。“跳出自己的影子”意味着沉思自己在思索之路上的种种偏见、盲从和半途而废。其中“尝试”二字，暗示这是一种容易失败，并且永远在路上的状态。

本书内容选自以这两次讲座整理而成的《哲学入门》（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和《哲学思维小课堂》（Kleine Schule des philosophischen Denkens）。——编者注

本书以短句和口语化为主要特色，因其来源于雅思贝尔斯应德国的电台和电视台邀请所做的两次讲座。

雅思贝尔斯在讲座中避免使用复杂的哲学概念和探讨过于深奥的主题，而是以平实自然的语言将自己多年的哲学思考娓娓道来。因此，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不会感受到作者是以掌握真理的哲人的姿态向读者输出哲学知识，更不会感受到作者是以阅历丰富的过来人的姿态向读者灌输“心灵鸡汤”。相反，雅思贝尔斯在本书中更像一个与读者在思想之路上偶遇的同行者，他仅以同行者的身份同读者聊聊自己哲学的思考历程，而不会向读者许诺可以获得任何最终的答案。

那么，他的“哲学思维课”是如何展开的呢？

一方面，找到一个支点。哲学家常常被误解为避世超脱之人，他们试图寻找一个独立于当下此在的“阿基米德点”，并期待获得一种超越性，由此便以真理拥有者的姿态臧否尘世的一切。但在雅思贝尔斯看来，只有当我们同时与世界交织在一起时，我们才具有真正的超越性。不“出世”的思考无法做到独立，不“入世”的独立只能使思考空洞。“尝试跳出自己的影子”并不意味着与影子的彻底告别。

另一方面，独处与对话。作者在书中会涉及一些哲学史知识，但本书的旨趣在于学习哲学思维，而非罗列哲学史知识。独处与对话是作者给出的两种学习哲学的方式。在与世界的交织中保持独立，意味着哲学思维的训练既要求独处，也要求对话。在独处中，深入自己的历史，与自己对话，从而看见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子”；“尝试跳出自己的影子”在此意味着能看见“自己的影子”。在对话中，真正重要的是倾听别人和对一切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尝试跳出自己的影子”在此意味着尽可能与别人“交换影子”。

本书中的有些语句与思考，因时代与文化的差异，可能无法引起读者的共鸣和理解。但本书所要呈现的是哲学精神的表达。所以，雅思贝尔斯的“哲学思维课”所提供的，绝不是用绝对的光亮彻底消灭“影子”，而只是用一盏光亮微弱的灯，让“影子”不在绝对的黑暗中隐没。

在此，我要感谢出版社的信任和支持，让我完成了人生第一本译著，同时感谢我的学生周孙梨协助校对了部分译稿。由于译者能力有限，译文不免有错漏之处，恳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也希望有更多的人通过这本小书关注哲学。

于思岩

2024年1月8日于贵阳

上篇

哲学家眼中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

第1讲

哲学是什么

关于哲学是什么以及哲学有什么价值，至今尚无定论。有人期望从哲学中获得非凡的启发，也有人视其为空洞的幻想；有人将其视为非凡之人的卓越努力，也有人将其贬斥为梦想家多余的沉思；有人觉得哲学关乎每个人，那么它必须归根结底是简单易懂的，也有人觉得哲学是无比晦涩难懂的。那些以哲学的名义出现的东西，为所有这些相互矛盾的判断提供了例证。

对于一个信奉科学的人来说，最糟糕的是，哲学根本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也没有一个可以被认识从而拥有的东西。科学必定可以在其领域内获得确定的、普遍接受的认识，而哲学尽管经过了数千年的努力，却没有做到这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在哲学中，人们对最终认知的东西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任何由于令人信服的理由而被所有人认可的东西，就已经成为科学认识，涉及一个可认识之物的特殊领域，而不再是哲学。

哲学思维也不像科学那样具有进步发展的特征。毫无疑问，今天的我们比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进步得多，但我们几乎没有资格说我们已经超越了柏拉图。我们仅仅在他所掌握的科学认识的材料方面，有所进步。但就哲学本身而言，我们或许还没有达到他的水平。

任何一种形式的哲学都有别于科学，因为所有哲学都无法得到一致的认可，而这缘于哲学的本质。哲学所追求的确定性不是客观的、科学上的确定性，而这种科学上的确定性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哲学上的确定性是一种内在的确定性，一个人的整个存在都参与其中。科学研究的是特定的对象，对这些对象的认识并不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而哲学研究的是人之为人的整体存在，研究的是一种真理，这种真理无论在哪里显现出来，都比任何科学认识更深刻地触动我们。

完善的哲学的确与科学关系密切。它以科学在各个时代所取得的进步为前提。但从本质上讲，哲学另有渊源。哲学出现于人类觉醒之际，先于任何科学出现。

我们可以从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中直观地看到这种不带科学的哲学：

第一，在哲学问题上，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做出判断。人们认识到，在科学领域，学习、训练和方法是理解的前提条件，而在哲学领域，人们普遍认为不经过初步研究就能形成自己的哲学观点。我们将自身的存在、自身的命运和自身的经验视为这些哲学观点的充分依据。

我们必须认识到，哲学必须为每个人所接受。哲学思考者所走过的最迂回曲折的哲学之路，只有在通向人的存在时才有意义，而人的存在是由人确定存在和自身的方式所决定的。

第二，哲学思维必须永远是原初的。每个人必须亲身完成哲学思考。

孩子们提出的种种疑问是人天生具有哲学思维的一个奇妙的标志。从孩子们口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直抵深层哲学的问题。例如：

一个小男孩惊奇地说：“我总是试图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人，而我永远都是我自己。”他触及了所有确定性的一个来源，即通过意识到自我而意识到存在。他对自我存在这个无法以其他方式来理解的神秘之物感到惊奇。他带着疑问面对着思考的界限。

一个小男孩听着创世的故事：“起初，神创造了天地……”，他立刻问道：“起初之前是什么？”这个孩子体验到了疑问没有尽头，思考无法止步，他不可能得到最终的答案。

一个小女孩在森林草地上和爸爸散步时，她的爸爸给她讲故事，说晚上精灵们会在空地上跳舞……她说：“可世界上并不存在精灵……”她的爸爸就给她讲现实中的东西，描述太阳的运行，并解释地球的形状以及地球自转的原因……小女孩说：“哦，这根本不是真的。”她说：“地球是静止的。我只相信我所看到的。”“那么，”她的爸爸说，“你不相信神的存在，因为你也看不见神。”小女孩愣了一下，然后非常坚定地说：“如果神不存在，那么我们也不存在。”她感受到了存在的奇妙：事物不是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她明白了，与世界上特定对象有关的问题和与我们的整体存在有关的问题之间的区别。

任何愿意搜集这些故事的人都可以整理出丰富的儿童哲学。有人反对说，孩子们以前从父母或其他人那里听说过这些，但这显然完全不适用于严肃的思考。有人反对说，这些孩子没有做进一步的哲学思考，因此这些话语一定是偶然讲出的。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孩子们往往拥有一种天赋，但随着他们长大，这种天赋就会逐渐消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由惯例和观点，以及掩饰和毫无置疑的接受所构成的牢笼，失去了儿童的率真。在生命的萌发阶段，孩子仍然是率真的，他们感受着、观察着、探究着那些很快就会从他们视野中消失的事物。他们会忘记自己一瞬间所悟到的东西，当大人们后来告诉他们自己曾说过和问过什么时，他们会感到惊讶。

第三，原初的哲学思维不仅存在于孩子身上，也存在于精神病患者身上。有时，在极少数情况下，仿佛那些被掩盖的束缚得到了松解，直击人心的真理就会显现出来。在某些精神疾病发作时，会出现一些形而上学的启示，这些启示在形式和语言上并不具有客观意义，诗人荷尔德林或画家梵高属于例外。但是，任何目睹这些启示的人，都不禁感到：在这里，我们平常生活于其下的迷雾般的表层发生了破裂。许多神智清醒的人也熟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从睡梦中醒来时，那些深刻的意义就会不期而至，而当我们完全清醒时，这些意义又会消失，只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再也无法触及这些意义。“孩子和愚人会讲真话”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但是，伟大的哲学思想所赖以产生的原初性创造力毕竟不在此处，而在那些保持率真和独立的伟大人物身上——几千年来，这样的人屈指可数。

第四，由于哲学是人所无法回避的，它总是存在于公众中，存在于流传下来的谚语中，存在于常见的哲学惯用语中，存在于占主导地位的信念中，存在于政治信仰中。唯一的问题是，哲学是否为人所意识到，是好的还是坏的，是混乱的还是清晰的？那些拒斥哲学的人本身就在诉诸哲学，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以如此普遍而又奇特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哲学究竟是什么？

在希腊语中，哲学家（philosophos）与智者（sophos）有区别。哲学家的意思是热爱智慧（知识）的人，不同于那些认为拥有知识就拥有智慧的人。这个词的这一含义延续至今：哲学的本质是对真理的探求，而不是对真理的占有。哲学意味着：在路上。哲学的问题比答案更根本，每一个答案都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

但是，这种“在路上”——人在时间中的命运——包含着深层次满足的可能性，事实上，在完满的时刻，还包含着一种完善的可能性。这种完善从来不存在于可明确表述的知识、定理和信条中，而存在于对人的本质的历史性完善中，在这种完善中存在本身得到了揭示。在人所处的境遇中理解这种实在性，就是哲学的意义。

在路上探寻，或者找到宁静和完满的时刻——这些都不是对哲学的定义。没有什么高于哲学或与哲学并列。哲学不能从其他东西中衍生出来。每一种哲学都通过其实现来定义自身。我们只有通过亲身尝试，才能确定哲学的本质。那么，哲学就是一个人对活的理念的实现和对这种理念的思考，或者说将实践和对实践的探讨合二为一。只有通过亲身尝试，我们才能理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哲学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定义哲学的本质。没有任何公式化的表述可以穷尽哲学的意义，并且对哲学意义的表述也不是唯一的。在古代，哲学（根据其对象）被定义为对事物的认知，对作为存在之为存在的认识；或者，哲学（根据其目的）被定义为学习如何死亡，学习如何通过思考来追求幸福；哲学（根据其涵盖的意义）最终被定义为所有知识的知识，所有艺术的艺术，不局限于特定领域的科学。

今天，人们或许可以这样来谈论哲学，其含义是：

从本原上认识现实；

从我对自己的思考态度中，从我的内在行为中理解现实；

使人面对统摄的广阔；

在爱的较量中，尝试在人与人之间交流真理的各个方面；

在面对失败和陌生的事物时，始终耐心地保持理性的清醒。

哲学就是人通过专注，以分享现实的方式成为自己。

尽管哲学能以简单而有效的思想形式打动每一个人，甚至是孩子，但其有意识的阐释却是一项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并且在任何时候都在重复，始终作为一个当下的整体进行着——这在哲学大家的著作中得到体现，也在较为普通的哲学家中得到回应。只要人还是人，对这项任务的意识都是清醒的。

哲学并非到了今天才遭到强烈的抨击和彻底的否定，认为它是多余的或有害的。哲学有什么用？它帮不了身处苦难中的我们。

日常生活中存在简单的功利性标准。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哲学是无用的。泰勒斯被认为是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某天他在仰望星空时，掉进井里，于是受到女仆的嘲笑。如果他在应付地上近处的事情上如此笨拙，他为什么要探究天上那些遥远的东西呢？

因此，哲学虽然理应为自己辩护，但这是做不到的。哲学无法通过证明自己对其他东西有用来为自己辩护。哲学只能诉诸促使每个人进行哲学思考的力量。这是一种无目的的追求，与尘世的一切得失无关，是一种使人成为人的活动，只要人活着，它就会促使人完成这种活动。哲学始终与我们同在。

哲学不能斗争，不能自证，但可以传播。当遭到厌弃时，哲学不会做出反抗，当得到倾听时，它不会宣示胜利。哲学栖身于人类心底的一致性中，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

在西方、中国和印度，宏大而成体系的哲学已经存在了2500年。尽管哲学思想多种多样，尽管存在各种相互矛盾和相互排斥的对真理的主张，但在所有的哲学中，有一种哲学是不为任何人所占用的，而所有严肃的努力始终围绕着它来展开：永恒而唯一的哲学。如果我们想清晰且有意义地思考，我们就必须探寻我们思考的这种历史基础。

第2讲

哲学的本原

哲学作为有序思考的历史开端于2500年前。

但“开端”与“本原”有很大区别。开端是历史性的，为后来者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先决条件。对哲学思考的热情总是从本原开始。只有本原才能赋予现在的哲学以意义，只有通过本原才能理解过去的哲学。

本原是多种多样的。从惊奇中产生了疑问和知识；从对已知事物的怀疑中产生了批判性的审视和清晰的确定性；从人类的震惊和对自身迷失的意识中产生了对自身的探究。让我们看一看这三种驱动力：

第一，柏拉图说，哲学的本原是惊奇。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星星、太阳和苍穹”。这种视觉给了我们“探究万物的动力”，由此产生了哲学。亚里士多德说：“正是惊奇驱使人们去探究哲学：他们先是惊奇于那些令他们感到奇异的事物，然后逐渐去追问月亮、太阳、天体的变化以及万物的起源。”

惊奇驱使人们寻求知识。在惊奇中，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我寻求知识，只是为了知识本身，而不是“为了某种寻常的需求”。

在哲学思考中，人从现实需求的束缚中觉醒，不带目的地思考事物、天穹和尘世，并发问，这一切是什么，从何而来？从他的问题的答案中，他所期待的并非获得什么利益，而是内在的满足。

第二，如果在对存在之物的认识中我的惊奇和钦佩得到了满足，那么很快就会产生怀疑。知识在不断积累，但在批判性的审视中，没有什么是确定的。知觉受到我们的感觉器官的制约，因而具有欺骗性；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不会与独立于我的知觉而存在于我之外的事物相一致。我们的思维形式是我们人类的理智形式。它们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到处都是相互对立的主张。在哲学思考过程中，我抓住怀疑，并试图从根本上将其应用于一切事物，要么以持怀疑态度的否定为乐，这种否定只承认自己什么也不承认，也就无法向前迈进一步，要么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无可怀疑并经得起任何中肯批判的确定性在哪里呢？

尽管笛卡尔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但他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对他来说是确凿无疑的。因为，如果我的思维受到蒙蔽，即使我的认识中存在着完全的错觉，我依然可以意识到，我必定存在事实。

有序怀疑是对一切认识进行批判性审视的源泉。因此，没有彻底的怀疑，就没有真正的哲学。但关键是：如何以及在何处通过怀疑本身获得确定性的基础。

第三，热衷于认识世界上的事物，将怀疑作为通往确定性的道路，我与事物同在，我不考虑我自己，不考虑我的目的、我的幸福、我的救赎。相反，我在实现这些认识的过程中自我满足。

只有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时，情况才会变得不同。

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说过：“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无助时，哲学就产生了。”如何在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进行自救？他给出的答案是：把一切不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看作其必要性对我来说无关紧要，而那些我能决定的东西，即我的思想的形式和内容，我通过思考使之变得清晰和自由。

让我们来确定一下我们人类的处境。我们总是处于种种境况之中。境况在变化，机遇也在出现。机遇一旦错过就再也不会回来。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境况。但是，有些境况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即使它们一时的表象有所不同，即使它们压倒一切的力量被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我必须死，我必须受苦，我必须战斗，我必须受制于机会，我不可避免地陷入愧疚之中。我们把这些生活中的基本境况称为临界境况。也就是说，这是一些我们无法超越、无法改变的境况。对这些临界境况的认识，是继惊奇和怀疑之后，哲学更深层次的本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常常逃避它们，闭上眼睛，就当它们不存在一样。我们忘记了我们一定会死，忘记了我们的负罪感，忘记了我们受命运的摆布。我们只面对并掌握具体的境况以使自己受益，我们在实际利益的驱使下，通过计划和行动对具体境况做出反应。但对于临界境况，我们的反应要么是困惑，要么是——如果我们确实掌握临界境况——绝望和重生：我们通过存在意识的改变而成为我们自己。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我们人类的处境：世界的存在是不可靠的。

我们不加怀疑地把世界当作存在。在幸福的境况中，我们为自己的力量而欢呼，我们轻率地自信，我们只知道自己的现状。在痛苦、无力和无能的境况中，我们感到绝望。但是，如果我们活着走出这种境况，我们就会让自己重新回到对自我的遗忘和幸福的生活之中。

但这些经历会使人变得更加智慧。威胁驱使着人对自我更加确定。人希望自己对自然的掌控和与他人构成的共同体可以为自己的此在提供保障。

人掌控自然是为了让它为自己服务。人通过知识和技术使其变得可靠。

即使掌控了自然，不可预测性依然存在，随之而来的是持续的威胁，然后是整体的失败：艰辛的劳作、衰老、疾病和死亡都无法消除。所有受控的自然的可靠性都只是在完全不可靠的框架内才具有特殊性。

人类团结在一起，是为了限制并最终消除所有人之间无休止的争斗。人类希望在互助中获得安全。

但在这里，依然存在一个限制。只有当国家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每个公民都与他人以一种绝对团结的关系站在一起，整个正义和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因为只有这样，当一个人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其他人才会团结一致，共同对抗。但这种情况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真正能在极端情况下和弱势的情况下相互支持的，从来都只是有限的群体以及少数个人。没有任何国家、教会、社会能够提供绝对保护。这种保护是安宁时代的美丽幻象，那时的临界境况仍然朦胧不显。

但是，与世界整体的不可靠性相对立的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值得相信的东西：家和故乡、父母和祖先、兄弟姐妹和朋友、丈夫和妻子。在自己的语言中，在自己的信仰中，在思想家、诗人和艺术家的作品中，都有传承的历史基础。然而，即使是传承也不能带给我们安全感和绝对的可靠性。因为它向我们展示的都是人的杰作。传承始终是一个疑问。鉴于此，人必须始终从自身的起源中寻找对他而言的确定性和可靠性。但是，世上的一切存在的不可靠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禁止我们满足于这个世界，它指向了别的东西。

死亡、机遇、愧疚和世界的不可靠性，这些临界境况让我看到了失败。面对这种绝对的失败，我该怎么做呢？如果我诚实的话，我肯定会意识到这一点。

斯多葛派建议，退回到我们思维的独立性所固有的自由中去。斯多葛派的错误在于没有从根本上看到人的无力。斯多葛派错误地估计了思维的依赖性。思维本身是空洞的，依赖于灌输给它的东西，并有可能失去理智。斯多葛派让我们绝望地停留在单纯的思想独立性中，因为这种思维缺乏任何内容。斯多葛派让我们看不到希望，因为没有给我们提供内在转变的机会，没有给我们提供通过爱来获得满足的机会，没有给我们提供对可能性的期待。

但斯多葛派所努力追求的是真正的哲学。他们的思想源于临界境况，表达了在人类失败中寻找真实存在的启示的基本动力。

对一个人来说，重要的是他对待失败的态度：是将失败隐藏起来，直到最后被其击垮，还是毫不掩饰地将其视为自己存在的永恒极限；是抓住奇妙的解决办法和安慰，还是在无法想象的事情面前诚实地默默接受。一个人如何面对失败决定了他会成为怎样的人。

在临界境况下，人要么感知虚无，要么感知真实的存在，尽管这一切都是短暂的世俗存在。即使绝望，由于它在这个世界上是可能的，也指向世界之外。

换句话说，人类寻求的是救赎。虽然哲学无法提供宗教式的救赎，但所有哲学都是对世界的超越，而这类类似于救赎。

让我们总结一下：哲学的本原要从惊奇中、从怀疑中，从对迷失的意识中寻找。在每一种情况下，它都始于人内心的震动，并始终从震惊中寻找目标。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惊奇中寻找存在的本质。

笛卡尔在无尽的不确定性中寻找令人信服的确信性。

斯多葛派在生存的痛苦中寻求心灵的安宁。

这些哲学中的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真理，并且总是被历史的概念和语言所包裹。在使这些哲学成为我们自己的哲学的过程中，我们穿透了历史的外壳，找到了存在于我们内心的本原。

这种内在驱动直指可靠的基础，直指存在的深层，直指永恒。

但对我们来说，这些可能都不是最根本、最绝对的本原。发现存在可以向惊奇显现，让我们得以喘息，却又诱使我们脱离俗世，陷入纯粹、迷人的形而上学。令人信服的确信性仅限于我们在世界上定位自己的科学知识。斯多葛主义的泰然仅仅为身处困境中的我们提供了一种权宜之计，使我们免于彻底沉沦，而这种态度本身仍然没有内容和生命。

这三个有效动机——惊奇与认识、怀疑与确定、迷失与成为自己——并没有穷尽当下哲学中引导我们的东西。

在这个历史上最彻底的断裂时代，在这个前所未有的衰败时代，在这个前景晦暗不明的时代，迄今为止所设想的三个动机是有效的，但还不够。它们被置于一个条件之下，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在过去的历史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结成了稳定的共同体、制度和普遍观念。即使是孤立的个体，也在孤立中得到某种程度支持。当下的分崩离析最明显的迹象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彼此不理解，聚聚散散，对彼此漠不关心，无可置疑和可靠的忠诚及共同体都不复存在。

现在，事实上一直存在的一般情况对我们来说变得至关重要：我也许会在真理问题上与他人达成一致；我的信仰在我确信无疑的时候，会遭遇其他信仰；在边界的某个地方，似乎永远只有斗争，而没有整合的希望，最终不可避免地以屈服或毁灭告终；软弱和不抵抗使无信仰者要么盲目地加入，要么顽固地蔑视。所有这些都并非偶然的，也不是无足轻重的。

也许，我在孤独中得到一种令我满足的真理。如果我在绝对的孤独中确定了自己的真理，那么缺乏交流的痛苦和真正交流中的独特满足感就不会对我们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但是，我只是与他人在一起，单独的我什么也不是。

不仅是心灵与心灵、精神与精神之间的交流，而且是存在与存在之间的交流，只有作为媒介才具有非人格的内容和有效性。因此，辩解和攻击都是手段，不是为了获得力量，而是为了接近。这种较量是一种充满爱的较量，在这种较量中，每个人都向对方交出了自己的武器。真正存在的确定性只存在于在一个自由共同体中共同生活和相互较量的人们之间毫无保留的交流中，他们把彼此的联系看作是一个初步阶段，他们不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对一切都提出质疑。只有在交流中，其他一切真理才得以实现，只有在

交流中，我自己才不仅仅是活着，而是充实生命。

我所说的这种基本的哲学态度，植根于对缺乏交流的痛苦之中，植根于对真正交流的渴望之中，植根于将自我与自我深刻地结合起来的充满爱的较量的可能性中。

这种哲学思考同时植根于我们所提到的那三种哲学经验。所有这三种哲学经验又被置于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之下，即它们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意味着什么，对这种交流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

因此，哲学的本原在于惊奇，在于怀疑，在于对临界境况的体验，但最终的本原是包含了其他一切在内的真正交流的意志。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因为所有哲学都渴望交流，渴望表达自己，渴望获得倾听。哲学本质就是可交流性本身，而这与真理是密不可分的。

只有在交流中，哲学的目的才得以实现，而所有目的的意义最终得以建立——对存在的觉知、爱的照亮和平静的获得。

第3讲

哲学与世界

哲学与世界的关系

无论哲学是什么，它都存在于世界之中，并且必然与世界相关联。

为了走进无限之物，哲学冲破了世界的外壳。但为了在有限之物中找到自己独特的历史基础，它又折返回去。

为了在永恒中体验当下，它推进到了超越世间存在的最遥远的范围。但是，即使是最深邃的沉思，其意义也在于回归人类此时此地的存在。

哲学瞥见了最高的标准，瞥见了可能性的星空，在看似不可能的光亮中，在人的此在的表象中寻找通往人的尊严的道路。

哲学是面向个人的。它建立了一个由在追求真理的意志中相互依赖的人组成的自由共同体。哲学思考者想要进入这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始终存在于世界之中，但无法在不失去其真理的自由性的条件下，成为一个世俗的组织。哲学思考者无法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这个组织。没有权威能决定他受接纳与否。他希望以这样一种方式活在他的思考之中，使这种接纳成为可能。

世界是如何与哲学相关的

但是，世界是如何与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呢？大学里有哲学教席。如今，它们在那里处境尴尬。哲学由于传统而受到礼貌的尊重，但在暗地里却受到轻视。人们普遍认为，哲学讲不出什么真正有分量的东西。它也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因此，虽然人们在公开场合会提到哲学，但它真的存在吗？它的存在甚至是通过对它的拒斥得到证明的。

这一点可以从以下评价中感受到：哲学太复杂了。我听不懂。对我来说太深奥了。那是专业人士的事。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因此，它与我无关——但这就好像有人想说：一个人不必关心人生的根本问题；一个人可以孜孜不倦地投身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工作或学术，而不去思考或质疑它的意义，除此之外，他还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并对此感到满足。

这种拒斥正在变得愈发激烈。一种愚昧的生命本能憎恨哲学。哲学是危险的。如果我懂了哲学，我就要改变我的生活。我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另一种心态中，以全然陌生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不得不重新做出判断。最好还是不要做哲学思考了！

然后是指控者，他们想用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哲学取代过时的哲学。

许多政客发现，如果哲学完全不存在，他们更容易进行他们卑劣的交易。如果大众和官员没有思想，只有僵化的智力，他们就更容易被操纵。必须防止人们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因此，哲学最好是枯燥乏味的。让哲学系的教席缩减下去吧！哲学讲课中的废话越多，人们就越早对哲学之光视而不见。

因此，哲学周围充满了敌人，其中大多数是那些并不真正了解哲学的人。资产阶级的自满、墨守成规的生活方式、对经济福祉的满足感、仅从技术实用性的角度来评价科学的价值、无条件的权力意志、意识形态的狂热、天才作家的文学自信——在所有这些事情上，人们都在以他们的反哲学而骄傲。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反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只不过是一种颠倒的哲学，而这种反哲学一旦得到阐明，就会自我湮灭。

哲学渴望真理

关键在于：哲学渴望完整的真理，但世界并不渴望。哲学扰乱了平静。

但真理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哲学以统摄的方式在多重意义上寻求真理。它寻求但不占有真理的意义和本质。因为对我们来说，真理不是一个静止的存在，而是一个不可完结的、无限的运动。

世界上的真理永远处于冲突之中。哲学将这种冲突引向极端，但解除了其中的暴力。在与万物打交道的过程中，真理通过思想者之间的交流和自身的透明化向哲学思考者显现出来。

凡哲学思考者都关心人，倾听他们说些什么，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愿意与他的同胞们一起承担人类共同的命运。

因此，哲学不会成为一种教条。它不断地与自己发生冲突。

真实是人的冒险

人的尊严在于认识真理。只有通过真理，我们才能获得自由，只有自由才能让我们无条件地接受真理。

真理是人类存在于世界上的终极意义吗？真实是终极重要的吗？我们之所以会这样认为，是因为毫无保留的、不为观点所迷惑的真实与爱是一致的。

我们的力量在于把握真理给出的指引。但真理只能是完整的真理。多重真理必须结合在一起。我们从未拥有过这种完整的真理。当我在自我主张中筋疲力尽时，当我把我所知道的视为绝对之时，我们就错过了完整的真理。

哲学思考者希望为真理而活。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经历什么，无论他遇到什么人，他都会发出疑问，特别是他自己的所思、所

感和所做的一切。他希望将事情、人和他自己都弄清楚。他不会回避它们。他将自己暴露在它们面前。他宁愿在真理面前失败，也不愿在虚幻中快乐。

他应该展示是其所是。

自信是可能的，但不是确定的。在最终的真理中，即使它击倒了我们，但只要它是真正的真理，帮助我们的东西就会显露出来。那么，哲学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如果我们只是避开一切欺骗，冲破一切遮蔽，刺穿一切不真实，如果我们带着清澈的目光固执地前进，让我们的批评受到进一步的批评，那么最终，这种批评就不会具有破坏性。就像伦勃朗画作的修复者一样，他将画作从使其看不清的覆盖色中解放出来。

但如果它呈现不出来呢？如果最终人们因看到了蛇发女妖的头而石化了呢？我们不能忘记，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哲学凝视着深渊，既不能将其遮蔽，也无法使其消失。

人类从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对此在的肯定是伟大而美丽的风险，因为它是实现真理、爱和理性之所。

哲学精英与大众

哲学是为作为人的人而存在的，还是为精英而存在？根据柏拉图的观点，只有少数人才有能力掌握哲学，并且只有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掌握。普罗提诺说过，世上存在两种生活，一种是智者的生活，一种是芸芸众生的生活。斯宾诺莎也只对极少数人的哲学抱有期望。只有康德认为，由他开辟的小道可以变成宽阔的大道——哲学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糟了。哲学家们就像档案的建立者和保管者，档案中的一切都必须经过仔细的核实。

与柏拉图和普罗提诺以及几乎整个传统相反，我们追随康德。这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决定，对哲学思考者的内心状态具有重大影响。这个决定给了现实一记响亮的耳光。这表示：迄今为止就是这样，今天就是这样。但绝不能再这样下去，绝不该再这样下去。人作为人的诉求，往往被隐瞒、压抑，被置之不理和视而不见，但终究渴望得到别人倾听。决定权掌握在每个个体手中。

我们是在将我们这个时代必然缺乏天才的哲学的状况视为一种美德吗？不，感受到我们自身的平庸，人作为人的平庸，却能够理解过去的伟大人物，并为自己所用，敬畏地看待他们，而不将他们神化，这种经验给了我们勇气：对我们来说可能的事，对几乎所有人来说也是可能的，只要他们愿意。

独立的哲学思考的另一个敌人，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另一个敌人是被误认为民主的思想。诚然，从长远来看，与大众不一致的东西必然消失。没有引起反响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不具有现实性。但如果说：我们知道现实是什么，那就错了。现在不产生影响的东西将永远不会产生影响。人类是不会变的。相反，仍然孤立存在的东西会传播下去。还没有引起反响的东西，会引起反响。但最重要的是：在最小的圈子里真实存在的东西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最高现实，并在结果中证明自己是最高现实。尚未走进大众的东西，将来可以深入到大众中去为了真理的自由，在喧嚣的宣传中走向大众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只剩下一件事：相信人类自由的可能性，并将其与超越性联系起来，没有超越性，这种信念就不可能真正确立。

哲学思考者的独立性

哲学开始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上的无力——它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它不是塑造世界的力量也不是历史的构成要素！直到现在似乎依然如此。

但是，哲学对个人而言绝不是无力的。相反，它是人类通往自由之路唯一的强大力量。只有它才能使内心的独立成为可能。

在我的自由、我的爱、我的理性中，唯一完美的依托就是这种独立性。我无法创造它们，只能从它们中创造。

如果我到达了把自己献给自己的地方，我就与万物和我自己拉开了距离。就像从我永远无法真正立足的外部立场出发，审视着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我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仿佛只有在那里，我才会沉入历史的真实之中。从那里发出的光芒，使我内心的自由得以增长。只要我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就是独立的。

这种独立是平静的，没有暴力，没有反抗。在这种独立中，自由不是空洞的。将自己局限于自身并不是独立。相反，独立性渴望存在于世界之中。它敢于在命运的指引下，涉足对自己来说危险的环境，并希望能够驾驭这些环境。

但它总是屈从于它不能违背的标准，因为这些标准来自它的起源之处。违背就是自我毁灭。

哲学思考者的无力感

哲学思考者一旦为自己的独立性感到骄傲，这种独立性就成了虚妄。因为在真正的哲学思考中，一个人的独立意识总是伴随着对自己的无力的意识，对自己能力的热情总是伴随着对未知的放弃，希望总是伴随着对终结的一瞥。哲学思考使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些依赖性，但不是以这种方式继续被我们的无力所击垮，而是从我们独立性的有利位置找到恢复的道路。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是如何在思考中发生的：

第一个例子：量的东西对质的东西有绝对的优势。和宇宙相比，地球连同生活在它上面的所有生物还不如一粒微尘，宇宙优先于地球。在物质、生命、灵魂、精神的层次结构中，前一个层次优先于后一个层次。最后，大众优先。对于大众而言，个人根本不在考虑之列。重要的是宇宙、物质、大众和量上占据优势的东西。

但我们要把价值判断颠倒过来：宇宙中最宝贵的是人类，在现实次序中最宝贵的是精神，在大众中最宝贵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在自然的形态中最宝贵是人类创造的艺术作品。如果我们不这样判断，我们会屈服于数量的影响，我们会放弃作为人的意义。

第二个例子：没有人能够了解历史的整体，甚至不需要把历史视作整体，我们也无法承受。个体会感到无力。他的一切都是由这个整体决定的。他必须服从。

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也是由于数十亿个体的微小力量而发生的。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和生活方式来承担责任。

但是，对我们来说，眼前现实的是我们周围的小世界。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满足它的要求。如果因为我们不能掌握事物的进程，我们就对未来感到绝望，那么我们就错过了切身的现实。我们的自决权取决于周围世界的现实。通过它，我们也参与了整体。

哲学的意义是什么

哲学至少教导我们不被欺骗。它不允许我们忽视任何事实和可能性。它教导我们正视可能发生的灾难。它扰乱了世界的平静。但它也能防止我们把轻率视为理所当然，把灾难视为不可避免。因为未来的事仍取决于我们。

如果哲学在思考上有活力，如果哲学的论证有说服力，如果讲述哲学的人诚实可靠，那么哲学就可以成为拯救的因素。它本身就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但是，面对可能的彻底失败，即使是在人毁灭之时，哲学依然维护人的尊严。人与患难中的同伴团结在一起，坚定地以真理为基础，期待着可能到来的一切。/書分享公眾號青藍書房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写给每个人的哲学书：雅斯贝尔斯的14堂哲学思维课》卡尔·雅斯贝尔斯.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5043.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